

# 珠联璧合

◆ 王人梁



每当酷暑来临之际，扇子便成了随身之物，无论吃饭还是谈笑，手上总离不开一把扇子，朋友们常笑我说，哪天叫你弄丢几把，到时候看你心疼，我说绝不可能会掉的。每到夏日，扇子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哪会那么容易弄丢，再说了，真正堪称上品的扇子我一般也不会轻易带出家门，大多是藏在家中自乐也，正因为太好了，反而就不为所用了。扇子里有故事，有的扇子从未舍得启用，还是新的，可是画扇子的人却已离我们远去了，这些扇子不仅给了我美的享受，还给了我追思和感悟。

清楚地记得六年前有一次和朋友们谈



起了扇子经，朋友赞道要说刻扇骨称得上大师的也只有沈觉初老人了，而且他现在已经 90 多岁高龄了，还能刻壶，只是老人年事已高，若还想要目睹其刻扇骨恐怕难了。沈觉初老人书法绘画也是一高手，只是他竹刻、紫砂壶刻等之名太甚，把他的画名给掩盖了，老人的山水画只见其儒雅传统、浑厚中见洒脱，具有典型的文人风格，沈觉初早年师从吴待秋，30 年代就成名于海上，因其擅长刀刻，挥洒自如，一刻成名，深受海上各大名家的推崇，都愿与其合作。

朋友与沈老相交甚好，我便托他向沈老求一把扇面，没有几天朋友将扇面

拿来给我，一看画得极其精妙，苍润清秀，可只有一面，另一面却留白，我正烦恼于请谁来补空为好，朋友说：“老人说过，小辈里现在数来楚生的学生童晏方为书法、篆刻的一把好手，请他去写才美。”我知道童先生与沈老交往很好，两人年纪刚好差了三十岁，可谓忘年交。我便拿着扇面请童晏方先生赐书。童先生为人热忱谦虚，二话不说，只一句“好，我写”，没几天就叫他学生把扇面送给我。我藏着不曾用过，没多久，沈觉初先生就仙逝了，如今看着童先生写的书法：“侧身天坠更怀古，犹立苍茫自咏诗。”更是叫人浮想联翩。

## 玳瑁牙口蛐蛐葫芦 ◆ 江初昕

把在寒冷冬日，也能听到玩虫者衣下不时传来一阵阵虫鸣……民间畜养鸣虫的风气，清末民初时期最为兴盛，尤其京津地区，不但玩家众多，而且品位较高，从传世的典雅别致的蛐蛐葫芦即可可见一斑。

葫芦器，又称“匏器”或“蒲器”，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人工与天然相结合的工艺品。葫芦器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用成熟后的葫芦或雕或绘而成的器物；另一类是将形态各异的模具套在正在生长的嫩葫芦上，使其长成与模具完全相同的样子，即“范制葫芦器”——蛐蛐葫芦的加工方式也不外这两种。蛐蛐葫芦的造型，常见的有鸡心式、棒子式、柳叶式和花瓶式四种。它们既有实用价值，艺术价值也很独特，几乎可称为人们表达审美理念、民俗信仰、精神意趣的载体。无论戏曲人物、文学故事、神话传说还是地方名胜、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婚丧礼俗等，都可成为民间艺人制作蛐蛐葫芦的装饰题材。蛐蛐葫芦的口和盖也极为讲究，一般为紫檀、红木、象牙或玳瑁所制。畜养蛐蛐前，还要在葫芦口内装一个用黄铜丝盘成的



胆，加盖后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葫芦虫具。蛐蛐葫芦的盖，高一寸到一寸五，上雕花卉、山水、人物等图案，玲珑剔透兼具透气功能。

据说，以葫芦畜养鸣虫的发起人是晚明人巢端明。此人为浙江嘉兴人，自幼饱读诗书，曾于崇祯九年中举。明朝灭亡后，对社会失去信心，就归隐回家种葫芦养虫玩。他在居所四周栽种了十余个品种的葫芦，并用刻有花纹或文字的模子合在葫芦上，使其长成樽、彝等形状，世称“槁李匏尊”。清代的蛐蛐葫芦，最讲究的就是雕刻精美的“蒙芯”，“蒙芯”的材料不光有象牙的，还有红木、玳瑁等。从清代开始，“葫芦文化”就已经影响深远。

我收藏的这个蛐蛐葫芦匏器以象牙为沿口，镂空玳瑁为盖，雕琢的雀鸟亦可活动，葫芦上有诗“秋深霜叶红，小儿戏秋虫，乙酉（1897 年）古稀翁”，底部“光绪年制”款。蛐蛐葫芦的好品相是“玩”出来的，经过养虫者长时间地把玩摩挲，包浆厚重，色泽紫凝温润。外观由黄变红、由红变紫，油润灵透，尽显古朴凝重之美。

## 民国·林清卿雕花卉薄意对章

◆ 袁慧敏



此林清卿雕花卉薄意对章，印面 1.7 厘米见方，高 10.2 厘米。印材为民国琪源洞杜陵，石种珍贵稀见，对章更难得；质地晶莹纯洁，光鲜亮丽；薄意雕梅花、桂花各一，简洁的布局，圆浑的刀法，流畅的线条，平整的剔地，精细的磨光，令人赏心悦目。林清卿（1876~1948），福州人，近代薄意雕刻大师，人称“西门清”，其薄意清新脱俗，富有书卷气，以画法行之，讲究笔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林清卿的作品，清新脱俗，书卷气足，富有诗意，备受文人雅士乃至上层社会的追捧，当时的名流巨贾不惜重金购藏，并请至府上做秀工，故市面上流传极少。艺人们为能得到一张林清卿薄意墨拓而欢喜雀跃，传阅摹刻。林清卿一生不授徒，然私淑弟子众多。

民国时期出版的老画报中，多为文化时事综合类的，自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良友》画报一举成名，其后竞相摹仿者不少。但也偶有例外，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曾出版过一本以美术为主的画报《美术生活》，从 1934 年 4 月到 1937 年 8 月共出版四十一期，承印方为三一印刷公司，是中国照相制版设备最先进完美的企业，印刷出版的《美术生活》定价比当年风行一时的《良友》画报还贵一些。

而《美术生活》真正得名是在几十年后，在 21 世纪初，中国嘉德上拍了一套四十一期的《美术生活》，老期刊成套本身就难得，更何况是六十多年前出版的大型画报，其珍贵之处还在于，全国尚未有一家图书馆藏有全套，最后的竞拍过程自然是十分的激烈，成交价是一万三千二百元，在那个时期老期刊仅几十元一册的情况下，每本均价将近三百多元，总价也堪比明清线装书，也算创下了一个纪录。

《美术生活》何以拍得如此高价？这其中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杂志的阵容十分强大，总编辑是钟山隐，编辑为郎静山、刘旭沧。当年的一些大画家也加入“特约编辑”



队伍，如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黄宾虹、吴湖帆、梁鼎铭、贺天健、俞剑华、陈抱一、颜文樑等，他们除参与编辑之外还提供画作，不在“特约编辑”之列的黄苗子、蔡若虹、钱瘦铁、齐白石、叶浅予、高奇峰、庞薰琴、万籁天、朱屺瞻等名家也纷纷向《美术生活》投稿，使画报

## 追忆旧时艺痕 ◆ 姚一鸣

——七十多年前的《美术生活》

汇集了当年美术界的精英，这是其他美术类杂志难以比拟的。二是《美术生活》在办刊上风格鲜明，除刊登大量精彩美术作品外，内容还涉及新闻、生活、金石、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摄影、电影等，其中以两位常务编辑郎静山、刘旭沧人体摄影作品最为大胆前卫，那些人体摄影作品的模特儿，能够顶住社会舆论的压力为艺术献身，也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三是《美术生活》在所出的四十一期杂志中，有不少专刊和特辑比较精彩，如“儿童生活特辑”、“吴中文献特辑”、“二周年美术专号”、“四川专号”、“第二届全国美展特大号”等等。

近日有幸从网上拍到一册《美术生活》，为 1937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第四十期，也是终刊的前一期。由于此册《美术生活》封面残缺，品相也不大好，所以关注的人并不太多，成交价比我心理价位低了一半，这可能也是网络拍卖的好处，不是创刊号、品相有残缺的，有时比旧书市

场还要便宜一些。收到从山东寄来的刊物，比想象中的要稍好一些。特别喜欢第四十期《美术生活》的封面，这幅题为《晚妆》的油画，表现了一个恬静的姑娘在做女红，画风细腻，极具典雅风范。从这一期的《美术生活》来看，其中国画等作品占了不小的比例，有清王石谷山水、明文嘉“前后赤壁图”、清唐企芳女士花卉、近人李秋君女士的“霜林策蹇”等，另有卢施福、刘旭沧、陈子彝等的大幅摄影作品，有人像，亦有风景，可谓美不胜收。其他的精彩内容还有“全国工艺展出品之一部”、“澳大利亚野外风光”、“吴墨井”、电影“黑衣团”，时事新闻、各地风光等。在刊物的扉页处，有出版部征求《美术生活》第八期的启示，由于编辑部无库存，愿重金赎回。可见此刊在当年的受欢迎程度。

一本几十年前的《美术生活》，从中可见当年艺术界的一些状况。旧时人物、旧时画作、旧时影像，有时能唤起对往昔岁月的追忆，在泛黄变脆、有些残破的纸页之间，流淌的是岁月的潮汐。几十年后的今天，一本老画报还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和欣赏欲望，摒弃收藏因素，不得不感叹它的巨大魅力！

唐贺知章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想不到，这首诗的意境居然会落在我们班级同学头上，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8 年第四季度，随着学校按当时政策出台的“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等“四个面向”毕业生分配方案以及 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主席发出的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我们徐汇中学 67 届初中 11 班的同学各奔东西南北，开始踏上各自艰难的人生之旅。40 年后，在原来来班长和数个热情同学锲而不舍的努力下，甚至通过去派出所查询的办法，从 4 个同学开始起步居然在 3 年多时间里像滚雪球似的陆续找到了原来班级中 53 位同学中 32 位同学的联系方式。于是，一个共同的意愿呼之欲出：开一次老同学聚会，重述当年的童心、童趣，回顾交流 43 年来各自度过的峥嵘岁月！

那天通知十点钟在打浦桥一饭店聚会的，谁知最早的同学居然 8 点半就到了门口！43 年多不见面，虽然有几位同学还依稀留了点儿时的特点，但都已经是饱经风霜、两鬓斑白的花甲老人了！不说路上看见认不出，就是报了大名，也大都记不清楚，直到有的同学说出自己当年在班上教室坐的位置，同桌是谁，大家才从云里雾里走出来、一点点开始恢复儿时的记忆。但是有个顾姓男同学，无论他怎么回忆当年班上发生的故事，以此来证明他确实是和我们同窗过 3 年多的同班同学，可是仍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丝毫印象！

看着同学们漠然的眼神，顾同学从贴身的红包里取出了一张学生证，说这可以证明他的确是大家的同班同学啊！还说他是 1968 年 7 月底因为参军而提前离开学校的，所以可能大家对他留下的印象特别少。

这是一张 1968 年 7 月 15 日签发的编号为 00908 的上海市徐汇中学初三（11）班顾润祖的学生证。顾同学告诉同学们 40 多年来不管在部队当兵还是复员到上海工作，甚至家里房屋几次搬迁，他都把这张学生证当宝贝一样收藏着。因此品相上好，正面和背面除照片有点折痕擦伤外，其余的字迹、公章、钢印均十分清晰。特别是学生证正面上端印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红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正反面印有多达四条“最高指示”，一下子把我们这些花甲老人的思绪带到了那个动乱和荒唐的年代……

同学们在传看中终于都认出了照片中的小青年和现在在大家眼前的这个老头确是同一人！这才开始快乐地和顾同学一起回忆在同窗 3 年多时光中的一件件往事，特别是起的那些千奇百怪的绰号、踢足球时足球破窗而入等调皮捣蛋的事，使同学们都露出久违的天真和顽皮！而顾同学当时优良的学习成绩和担任中队干部的经历也让女同学们给挖掘了出来。

就这样，在这次同学聚会的 5 个多小时里，由于有这张收藏了 40 多年的学生证，使顾润祖成为当天同学聚会的谈话中心，不仅他的同班同学身份得到确认，一些同学还以这张学生证为话题，说出了 1968 年后自己在 40 多年人生舞台上的许多故事。



# 一张特殊用途的学生证

◆ 马蒋荣